



名家档案

水运宪：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先后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多部（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崛起》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大型话剧《为了幸福，干杯》获全国优秀剧本奖；作为编剧的电视剧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创全国收视纪录，获中国电视金鹰奖。

又见贵阳

歇神一算，上次来贵阳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30年时间肯定不长，却也不算太长，转眼间便是沧海桑田，山乡巨变。

在那之前我来过三次贵阳。第一次乘坐的是“直快”列车，那车既不直也不快，从长沙到贵阳竟然走了将近14个小时。旅途漫长，身心疲惫，深感“蜀道难野道更难”，走了第一趟不敢再走第二趟，后两次只好选择坐飞机过来。

这一次乘坐的是高铁，感觉特别奇妙。贵州地处西南高原山地，平均海拔超1000多米，山地丘陵占据全省总面积92%以上，是国内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列车竟在山峰和峡谷中高速穿行，如履平地，4个小时不到，列车已经抵达贵阳。跟乘坐飞机相比较，省了提前候机托运行李的时间，倒是更加方便，更加快捷。

轨道列车不可能翻山越岭，便钻山而过，路程反而缩短了。只是隧洞太多，几乎首尾相连，绵延不绝。时速近200公里的动车，穿过隧洞的时间短则三五分钟，长则十几分钟甚至更多。窗外景色根本无暇观赏，刚刚从黑乎乎的山洞穿出来，蓝天白云在头上刚刚闪现，动车组又钻进了另一个隧洞。有一刻我甚至冒出来一个念头，返程的时候，要记得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笔地画“正”字，非要弄清楚这一趟究竟穿越了多少个隧洞。200个恐怕还不止。

最神奇是即将到达终点贵阳的时候。车票上明确显示抵达时间是下午4点整，离终点站只差5分钟了，不仅没有要减速的意思，整列动车还在一条隧洞中加速穿行，给人一种列车晚点的感觉。跟乘务员打听，她说非常正常，这便令人心生狐疑：难道贵阳高铁站就在这条隧洞的出口处，跟隧道紧密对接成了一体？

我显然缺乏速度与距离的概念。出隧洞后，还有一座很高的铁道立交桥，然后才减慢速度，驶入贵阳高铁站。列车踩着时间点稳稳地停下来，不多不少，刚刚4点整。

走出车站举目四望，高大的建筑群与秀丽的山峰齐肩并臂，争高夺艳，现代气息与自然景象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当然，30年前的贵阳模样肯定找不见了。说实话，30年前的少时记忆早已稀薄浅淡，但是很奇怪，说不清为什么，踏上这块土地，当即我便认出来了：这就是曾经来过的贵阳。

安顺“四知堂”

说起来还真有点难为情。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都观赏过了，几十年前就有所耳闻的果树大瀑布，我不仅没去观赏，连它在贵州省什么方位都不知道。车到达安顺市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条“果树大道”，这才发觉蜚声中外的瀑布盛景就在身边。

不仅没去过果树，安顺这个地名也是非常陌生，实在太过孤陋寡闻。这里其实离贵阳很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午饭后出发，从高速公路下

黔行漫记

水运宪

来，车子直接开了到一个叫“四知堂”的院落，顿时引发了好奇心，不知道何为“四知”。听当地朋友介绍，才知道其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东汉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春，东汉名士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当地县令王密是杨震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见杨震到来，晚上携带10斤黄金悄悄前往拜访。一是对杨震过去的举荐表示感谢，二也是希望老上司日后继续关照。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客气，便劝道：“暮夜无知者。”杨震很生气，训斥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极羞愧，赶紧带着礼物狼狽而回。“四知”也因此成为千古美谈，后人便将“四知”命为堂号。

眼前这座“四知堂”修建于清同治年间，占地约100多亩，院内房屋40余间。堂屋正上方，端端正正挂有“清白传家”匾额，寄望后世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将来如有人步入仕途，更是要像先祖杨震那样无私为官，清正廉明。

“四知堂”里的楹联字画，无不渗透出种种清廉文化精髓。比如“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雄著经，慎著史，赫赫文章传世；汉时相，宋时将，堂堂姓氏炳人闻”“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留半亩子孙耕”等等楹联格言，无不承千年祖训，壮万里情怀。

打渔村：“浪哨”小石桥

贵州省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位于西南部与云南、广西交界便是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据史料记载，布依族祖先从事农业为主，很早就开始种植水稻，享有“水稻民族”之称。除此之外，这还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早在上世纪建国初期，几名部队的作曲家来布依族地区采风创作素材，当地一位民歌老人乘着酒兴，手指一棵桂花树，用山歌曲调随口编唱一句“桂花开放贵人来，贵人不来花不开”，作曲家顿时灵感闪现，谱写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桂花开放幸福来》。“桂花生在贵石崖，桂花要等贵人来，桂花要等贵人到啊，贵人来到花才开。桂花好比我的心，贵人就是解放军……”

这首群众歌曲一炮打响，很快就唱遍大江南北，布依族民歌蜚声全国，广为人知。在我的脑海中，那首发自肺腑的歌词，尤其是那种流自心田、平实优美的曲调，至今难以忘怀。

没料想天遂人愿，此次安龙采风，又一次听到了那种曲调。而且是本地布依族老乡当面演唱，福分实在不浅。

出安龙县东北方向不到20公里，有一座风景秀丽、环境幽雅、林木葱茏、古树参天的小村庄，名曰“打渔村”。村子不大，面积却不小，尤其在全村人口中，布依族村民占了98.5%，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村寨。

走进村委会，墙壁上满目琳琅，挂满了省、州、县各级授予的荣誉证书：“文明村寨”“五好村”“五好基层党组织”“青年文明之家”“治安模范村”等等。其实走进村子的那一刻我们就感觉到了，这个民族村寨肯定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先进典型。

村支书是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眉清目

秀，大方端庄。她告诉我们说，“由”字是水坑、水塘的意思，然后领着我们去看那名为村名的池塘。池水清澈碧绿，萍浮藻簇；农舍错落有致，炊烟袅袅。有一条清澈的小河绕村寨流淌，岸边垂柳，河上古桥，种种的田园景象，宛如一幅写意山水画。

回到村口一座小石桥，忽然看见六七位布依族女子在栏杆上并膝而坐。看上去她们各自上了些年岁，那模样小则50岁大则70岁，神态淡定，面容安详。看见我们走过，一名60岁的大姐便站起来微笑着望着我们。其他女子也在朝我们望，目光中仿佛有种挑战的意思。村支书便小声告诉我们，要唱歌哦。不唱歌过不了这座桥哦。

我们这一群人当中，除了村支书是名年轻女子，其他清一色都是男人。四面八方过来的一大群大爷们，写文章还凑合，唱歌可就捉襟见肘了。正犹豫着，那大姐亮着嗓子就唱开了。她唱得非常好听，不温不火，情意绵绵，大意是远方的客人坐一坐吧，我没有好招待就唱个歌吧。大哥你也不必讲客气，还我一个歌就行了。

她的歌声非常真诚，又是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就在对面的栏杆上坐下了。跟她们相比，男人们显得扭扭捏捏，很难放得开。对方一连唱了好几首，实在接不脱了，我们当中一名老作家才回了一曲。开口竟然是美声发声，唱了一首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的代表作《我的太阳》。他的确唱得非常好，音域宽广，字正腔圆，却与乡村对唱的曲调不大吻合。有如一碗辣子雪里红上面盖了一片西洋奶酪，色香味都不怎么搭配。

对面另一位大姐丝毫不为老作家的音乐天赋所动，立即唱道：“哎——哥哥远山远路来，妹妹桥上等你来。哎——左不来，右不来，花在水园枉自开……”顿时便笑翻了一桥的人。

其实这种对歌的形式各地都有，特别是民族地区。在湖南的湘西自治州，土家族对歌，苗族也对歌。据说过去有好多男男女女，通过对歌都找到了终身伴侣。这样的活动，我们那边称为“浪哨”。再一问，布依族这边也这么说。

当然，在这样的场合，轻松欢快才是主基调。歌词极其生活化。几乎都离不开男情女爱，不掩饰，不矫情，各种暗示隐喻巧妙绝伦，常有令人称奇之处。虽然没有多少严肃的内容，但是极其生活化、情感化。村民们在日复一日紧张而辛苦地劳动之余，用自我娱乐方式放松心情，也是无可厚非的。我多次注意到人们在这样的场合，每个人都是那样投入，那样惬意，浑身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不知道为什么，结束了本次贵州之行，忽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内心竟然有一丝不舍的感觉。

这一辈子走过的地方着实不少了，感受也各不相同。国内外国，值得一去再去的也有很多，却不见得会一去再去。

经验告诉我，“值得去”和“想去”是两码事。想要一去再去的，必定会一去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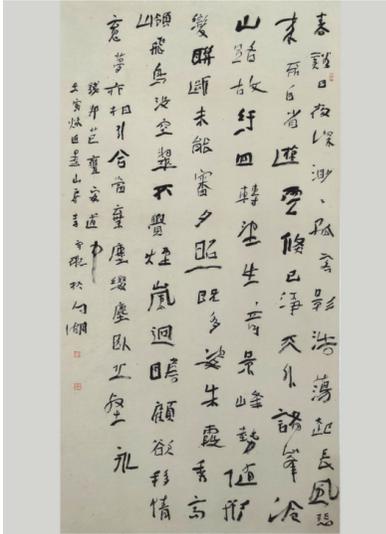
区别在于，值不值得是理性的考虑，想不想则是情感所致。

只是想一去再去的并不太多。而多姿多彩的贵州，那是一定要再次前往参访的。

（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



全国书法家写贵州



行书《明·钱邦芭 瓮安道中》 李守卫

春溪日夜深，渺渺孤客影。浩荡起长风，悲来不自省。游云倏已净，天外诸峰冷。山路故迂回，转生奇景。峰势随形变，联断未能审。夕照既多姿，未霞秀高岭。飞鸟没空翠，不觉烟岚迥。瞻顾欲移情，魂梦亦相引。合当弃尘纆，尘卧丘壑永。

李守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淮安市开明书画院院长。

鼓浪屿情思

■ 韩中州

生活不只有一种态度，生存也不只有一种方式，同一种生活，同一种方式，如果有不一样的心情，也许就有不一样的滋味。从生活千篇一律，波澜不惊时，到一个能让人触景生情的地方，好好放松一下自己，心情会豁然开朗。

鼓浪屿便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迷人的气息，到处飘溢着美的元素：远眺，蓝天白云，波光粼粼，帆帆远航，白鹭翔游，秋水共长天一色；近观，绿树红花，老屋幽巷，粉墙红檐，依山傍势。不同的时候去鼓浪屿会有不同的感受。

20世纪舒婷的一首《致橡树》和郑绪岚的一曲《鼓浪屿之歌》，使多少人对鼓浪屿心向往之，许多人冲着这诗和歌，去鼓浪屿寻梦、凭吊、怀古、探幽，还有的是为了改变一下心情。

这个花园一样、没有车马喧嚣、没有污染的小岛，犹如远离尘世的桃源仙境，成为诗意的安身之地。清静幽雅的清晨或晚昏，华灯初上的黄昏，跟着感觉在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幽幽静静的巷弄，信步游走，在爬满青藤的老屋前驻足，在荒芜的庭院前流连，在凉爽的海风中徜徉，坐听潮涨潮落，抚触陌生或熟悉的景致，你会会有异样的惊喜或惆怅。掩映在绿树碧浪之间的那一栋栋精巧别致的别墅、公馆、屋舍和罗马式圆柱、哥特式尖顶、巴洛克式浮雕、门楼壁炉、锻铁栏杆、斜顶天窗，无不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沉淀着岁月的沧桑，铭记着时间的流逝。

1842年鸦片战争后，美、英、法、德、日等13个国家在岛上设立领事馆，在这个人间仙境建筑风格迥异的各式建筑。20世纪30年代许多华侨富商也在岛上修建中西合璧的花园别墅，短短十几年就建造了1000多幢别墅。鼓浪屿于是有了“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从生锈的花窗、铁艺大门，木雕的百叶窗、花格窗，断裂的栏杆，斑驳的老墙，长满青苔的石阶，雕花的石柱，砖砌的猫头鹰窗，鹅卵石铺就的地面，大理石雕刻的灯柱……你无处不感到昔日的印记。渐行渐远，渐行渐深，仿佛时光倒流，目光所触，使人油然而生前世今生的感慨。在变迁中这些住所演绎了怎样的故事？

鼓浪屿是一座碧海簇拥的海中花园：那刚烈红硕的木棉花，雍容华贵的木芙蓉，娇艳可人的蔷薇，匍匐蔓延的紫藤花，郁郁葱葱的枇杷树，盘根错节、虬枝盘旋的古榕树，簇簇丛丛的三角梅，遒劲笔挺的棕榈、槟榔、椰子树，柔意绵绵的相思树和许多不知名的花木，极尽盎然之生机，呈现浓郁的风情。自然与人文、文化与历史，在海天之间和谐地相融相生、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使鼓浪屿犹如一个巨型的微缩盆景。

在鼓浪屿有两种植物因诗人舒婷的诗而风靡大江南北，成为阳刚和阴柔爱情的象征，它们是橡树和木棉。鼓浪屿也因诗人种植橡树和木棉而变得情意绵绵，经常吸引一些恋爱中的男女到岛上栖居。除了舒婷，小小鼓浪屿，还出了林巧稚、殷承宗、许斐平等名人，而客居鼓浪屿的文豪鲁迅和林语堂似乎也经常在这里向人们展示其文化的魅力。受林语堂邀请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在岛上只住了短短的4个月。也就是在水月风花的鼓浪屿，鲁迅频繁与许广平通信。其间鲁迅还写了著名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而漳州人林语堂，10岁时随传教士父亲来到鼓浪屿。林语堂故居位于鼓浪屿漳州路44号，是一座U形的英式别墅，是鼓浪屿最古老的别墅之一，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170多年了。

鼓浪屿还是一座琴岛，是名副其实的音乐之乡。从这里走出的音乐家、歌唱家有200多位。坐落在海边的菽庄花园的“听涛轩”，原是富商林尔嘉的寓所，现辟为钢琴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不同年代出产的各式古色古香的40多架钢琴。包括稀世珍贵的镗金钢琴、世界上最早的四角钢琴、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古来的手摇钢琴、脚踏自动演奏钢琴等。

鼓浪屿是用来怀旧的，用来沉淀心灵杂质的，用来远离浮躁嘈杂的。离开鼓浪屿，岛上闲散的时光和那些纷繁的旧事，不时萦绕脑际，使我长久不能释怀。一次不期而遇的惊喜，一种莫名惆怅的感动，让我陷落鼓浪屿情思的幻境。

清水有约

■ 刘靖林

据说清水铺乃川黔重镇，地灵人杰，自古繁华。

到过清水铺的人往往说起那里的独山塘，特别在那里长大或者生活过的文友，都有些难忘的故事，说来更是绘声绘色，塘产生的故事和故事中的塘，与文人结缘了，进入了文章，抑或茶叙酒聊的，点点滴滴的累积，在我的间接印象中就油然地不得了。

清水铺的得名就因了这清亮亮的水，水中唯有一山，叫独山，塘也就叫独山塘。独山形似海螺，古时文人们因此称其螺峰，独山塘也得了个雅号：螺峰湖。

之前清水铺于我真的只限于据说而已。一直向往着，却没有专门起个念头走一趟的机会。

机缘终究还是要来的。在兔岁将尽的冬日，守着办公室的杂事一堆，突然来个电话，七星关区文联的笔会邀请。周末，正好！正好圆我的这个梦了。

临近的时候，远远地就见到那明镜似的一汪水了。湖边，沿环湖路自然成街。多的是商场酒肆，向南北往来的客人敞开大门。是夜，2023年12月8日，我们入住其中的清水大酒店。在这个没有星月的夜晚，揭开帘子，透过窗的星光格外明晰，倒映着灯光的是模模糊糊的湖面，偶有的几声犬吠倒显得夜的特别宁静。听说常有夜钓者，这稀疏的灯影辉煌，可能也有一些是他们点的吧。

清晨一起，开窗临湖，薄雾湖山倒影，青瓦白墙人家的画卷！好似来到了烟雨江南。

只是湖中的独山或是螺峰，却是没有了，被削去螺峰的岛礁上，一些零乱而不规则的房屋堆起来，像极了一艘破旧的船。志书所载的螺峰，只可想象了。

所见者不免慨叹。

许多年前，一位老人站在螺峰湖旁，感叹：江山如画好作诗！这位老人就是这里的文化名人胡德厚。他久居湖畔，写了不少与湖有关的诗文。其中收录在《清水在东》一书中的七律《螺峰志》。

峰湖》这样写道：

一池清水自天生，半老边隅未著名。春暖谁怜花满岸，夜凉空负月三更。苏公笔下吟西子，陶令书中叙五陵。我为螺峰湖水唱，还期来访有渔人。我告诉这事的正是老人的女儿——胡大为女士，这次她正好同行，她对故乡自然很熟悉，所以就成我们的向导了。她父亲德厚老先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经历坎坷，却是生性豁达，不停地与命运抗争，以诗书传家。

老先生坐拥西子湖景观，又像桃花源内。他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螺峰湖鸣不平，日间的满岸春花为谁而开？夜间的月华为谁而明？多么希望有人来发现，欣赏和共享。老先生写岁月事负了的螺峰湖，同样也书写自己的命运，诗外有诗，令人敬佩！

清水铺之名，除了清水源起螺峰湖水，这“铺”字，应同毕节市内的高山铺、平水铺等地名一样，“铺”实乃“堡”的演变，皆由屯堡而来。以“铺”或“堡”同以“屯”命名的地方一样，曾经都是古代的“屯堡”。我们毕节这样的地名不少，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明朝时，多处地方都曾屯过军，设立过屯堡。

这不，清水铺就有多处以屯为名的地方。有老屯、小屯、留守屯这样一些地名。

清水铺是历史上川盐入黔的要道，这条浸透汗水的古盐道，每一步都是故事。经清水铺的这条盐道，由四川叙永至贵州大方几井。至今，这条古盐道上，还残存着断断续续的一些石板路和石阶路段，这些石阶石板上，那些拐拐和马蹄留下的痕迹，几百年了，依然刻痕深深。这是自古到民国年间，贵州穷苦农民以背盐卖苦力为业养家糊口的真实记录，也是新中国成立前“斗米斤盐”的历史见证。

清水铺的人杰地灵也是有依据的，这里走出去颇有成就之人。清朝中晚期将领、三省提督、一品大员薛升就生在这里。乡间流传着嘉庆年间，薛升在毕节灵峰寺吃仙桃后，得神力之助而升任广西提督的传说故事。这个传说故事还进入了清代编著的《毕节县志》。

这里也是一片红色照耀的土地。就在伟人毛泽东神来之笔“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同一条河川上游，川黔边界，同样是占据赤水河天险的清水铺自古就是一个战略要地。这片土地除了见证明朝军队与元梁王残余势力的战斗，还经历了明末“奢安之乱”等。抗日战争时期，赵文海、阮俊臣领导的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贵州支队就以这一带为中心，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和与敌人开展游击斗争。

到清水铺，堰满园是一定要去的。很多年前，朋友从堰满园带来鹅蛋柑，形似鸡蛋，其实比鸡蛋大得多，凉性，多汁而甜，酒后食之特爽。后来才知，这其实是脐橙。鹅蛋顶部有个肚脐形的橙中橙，个如此，没有例外。这是我最先知道堰满园这个地方。

堰满园村地处赤水河谷地带，拥有得天独厚地理和气候资源优势，非常适宜柑桔生长。广种柑桔，为当地的脱贫攻坚作出了大贡献。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当地又依靠科技的力量改造果园，为乡民带来实惠。

就是这个恰好的季节，放眼望去，满园的橙黄橘绿。进园细看，可以欣赏到脐橙、冰糖、锦橙、温州蜜桔、红桔、冰糖柑桔、橙柑、红心柚等，许多果子挂满了满树的生动景观。尤其是小孩子来到果园最是开心，若有三四个小孩，蹦蹦跳跳的，惊呼与欢笑着，开心得整个园子沸腾起来。

果园主人在旁边热情地招呼，可以随便摘吃。据说到这里来的客人都这样招待，随便摘吃，带不走则开秤收费。游客们可开心了，来不及及品尝，更多的人是举着手机，不停地拍照。这样的美景谁不动心呢？

好水好山好果园，这样清丽的景致，难免了文人们要一见钟情，当天，就有几个作家写出了赞美的诗。

前贤苏东坡有诗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有了到清水的体验，我则想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清水则健步如飞、力大无穷，从武后屐建奇功而升任广西提督的传说故事。这个传说故事还进入了清代编著的《毕节县志》。

古道茶飘香

■ 卢琼

沐浴着冬日暖阳，站在观音岩口，放眼川黔两省，一条河从层峦叠嶂中婉转铺陈，又曲折向东而去，如一湾玉带，盘绕着青山。这就是为清池送来盐带走茶的赤水河。那高耸入云的观音岩，轻摇一掬水，俯瞰着盐茶古道的前世与今生。

踩着鹅卵石，平生第一次紧挨赤水河，不由得触摸河水，感觉水的温度。她是那样的清，那样的明，那样的暖。她不急不躁缓缓地走来，她知道生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用流淌得那么着急。她无声地流淌着，却默默传递着盐与茶的故事。

坐在河滩上，感受着她流淌的力量和生命的气息，心中便涌起一股宁静和踏实。微风轻拂，犹如一曲轻弹的古乐曲子，从耳边缓缓流泻过，让思绪飞回三百年前。在黄昏下，长长的队伍影子被拉得很长，驮着盐、背着酒和茶的汉子，赶着马匹，踏响山脊。古道上，马蹄铃声和着打杆声，唱响了山间。风，是轻的，云，是淡的。远方，是清池的牵挂；清池，是远方的梦乡。马帮汉子，踩过赤水河，穿越丛林，带着清池茶下过四川、过南京。那一世，那清池的马铃声，叮叮……叮叮……悠扬的铃声随着马帮越过高山，穿过丛林，给辛苦劳作的汉子驱赶走长途的孤寂。见证过川盐入黔、黔茶进川，有汗水滴滴答答，有经历急流险滩到达彼岸的欢欣……

踏进了清池江西会馆，发瓦青砖青石板院落与外面的高楼在同一时空隧道里共存着，却把外面的喧嚣繁杂隔离在院外。抚摸着古老斑驳的窗棂，时光仿佛凝固。红砖灰瓦与雕花，就是一段段斑驳陆离的历史的墙，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让人走进了一个个虚幻却又现实的画面。

坐在门槛上，耳畔似乎又响起嗒嗒的马蹄声和婉转的歌声，还有觥筹交错与高谈阔论……

热心的当地人给我讲茶与盐的故事：公元前135年，汉中将唐蒙在鱼塘河畔购买了清池茶上贡，汉武帝品尝后大加赞誉；明朝洪武年间，春香夫人开辟了清池到四川的古驿道，往来商人把清池茶运往四川、南京等地出售。一时间，清池的盐茶古道商旅往来频繁，四方商贾聚清池，造就了清池的江西会馆、四川会馆、湖北会馆、贵州会馆等多家会馆。而江西会馆则是如今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会馆，列于多家会馆之上，当年商贾云集，除从事食盐和茶叶交易外，还是重要的文化传播场所。

夕阳西下，曾经的川盐古道和渡口旁长满荒草，赤水河依然不急不躁地流淌。清水塘望着蓝天，鱼塘河映着白云，那远去马匹和青衫的汉子消失在古道尽头。

回首处，“川黔义渡”眺望着筑巢高速，那是“清池翠片”的诗与远方，清池茶香伴着古道延伸向美好的明天。